

#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 (二)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所編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

(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二)**

张舜徽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5 字数:41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182—X/K·12(平)

印数: 1—1 700 定价: 3.50元

ISBN 7—5622—0183—8/K·13(精)

印数: 1—300 定价: 6.00元

## 内 容 提 要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介绍、评论、研究的学术性刊物。它以研究中国历史文献为主，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问题进行探讨。特别对已故学者的遗著的搜集整理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先后发表了王国维、罗振玉、除寅恪、顾颉刚、柳诒徵、谭戒甫等人的书信、论文多篇。本刊不仅刊载有关珍贵资料，也发表一些国际学人的新作。为本刊执笔者多为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专家，如谢国楨、蔡尚思、张政烺、赵俪生等。本刊以学风严谨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

本刊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张舜徽教授任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辑共收文章三十余篇，并保持了以往的风格，内容丰富，议论精辟，它们各有特点，颇具新意，有的利用新出土的材料解疑祛惑，解决了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利用比较的方法，为古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作出了示范；几篇校勘方面的文章也颇多建树；还有一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古典名著进行了研究。

本刊为文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开拓眼界、增进学养提供知识、方法和途径。发行对象：高校文科师生、中学文史教师、文史研究机构和一般文史爱好者、图书馆。

## SYNOPSIS

*A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is an academic publication which deals with comments and research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Tak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its main task, the monograph approaches some problems from the aspects of philology, phonology,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exts, bibliography, textual criticism, etc. Besides, it has made a special effort to collect and collate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late scholars. By now it has published many letters and papers by Wang Guowei, Luo Zhenyu, Chen Yinke, Gu Jiegang, Liu Yizheng, Tan Jiepu and the others. Our Publication carries not only the valuable materials concerned but also the new works by some foreign scholars. Those who write for our publication are mostly experts of great academic attainments such as Xie Guozhen, Cai Shangsi, Zhang Zhenglang, Zao Lisheng and the others. Our publication enjoys high prestige for its own rigorous style of stud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Published b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ur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under its chief editor Professor Zhang Shunhui, a famous historian in our country, who is holding the posts of president of China National Historical Documents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presid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Keeping up its own style, the publication, this volume, rich in content and exquisite in commentary, contains more than 30 important articles, of which ea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al views. Some articles clear up doubts and solve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history by making good use of newly unearthed artifacts; some, by employing comparative methods, set good exampl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ancient official ranks. In addition, a couple of articles on collating also get attainments while some others, from different angles, make a further study of famous classical works.

Our publication is designed for researchers and lover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to widen their horizons and provide them with information, ways and methods of study. It's intended for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beral arts in universities, teacher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middle schools, research setup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rdinary lover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for libraries.

DAS8/26

## 目 录

- 诂庵文录..... 张舜徽 ( 1 )
- 《广韵疏证·序例》..... 赵少咸遗著 ( 3 )
- 《尧典》简论..... 单殿元 ( 16 )
- 试论《世本》之制作年代及其价值..... 钱剑夫 ( 20 )
- 《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 陈连庆 ( 36 )
- 《晏子春秋》考辨..... 吴九龙 ( 51 )
- 《小匡》考辨..... 胡家聪 ( 62 )
- 关于《战国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邓廷爵 ( 66 )
- 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杜预经济活动考评..... 殷崇浩 ( 79 )
- 《晋书·杜预传》补识
- 《逸周书》孔晁注刍议..... 刘重来 ( 86 )
- 《吴越春秋》研究..... 李 泉 ( 94 )
- 五代枢密院考述..... 董恩林 ( 104 )
- 李心传的《道命录》..... 来可泓 ( 115 )
- 曾公亮与《武经总要》..... 陈培坤 ( 122 )
-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成书时间和内容..... 范中义 ( 127 )
- 谈《百衲本二十四史》..... 李春光 ( 137 )
- 地方志书的军事价值..... 王晓岩 ( 144 )
- 论出土秦律中的“居赀赎债”制度
- 兼说赵背户秦墓的性质..... 张金光 ( 149 )
- 略论魏晋至唐初史学的共同特点..... 蒋家骅 ( 157 )
- 试论阎若璩的治学..... 邓 瑞 ( 168 )
- “究天人之际”试释..... 何旭光 ( 179 )
- 俞樾、王闿运《史记》校语录..... 吴忠匡 ( 184 )
- 《史记》《汉书》《通鉴》标点刍议..... 宋怀仁 ( 195 )
- 《史记》《汉书》点校异议(四则)..... 岳庆平 ( 201 )

|                         |            |
|-------------------------|------------|
| 《宋书·天文志》校读记·····        | 彭益林( 203 ) |
| 《贞观政要》校勘记·····          | 许道勋( 212 ) |
| 补《辽史·贾师训传》·····         | 罗继祖( 223 ) |
| “由假”实为“田假”之误·····       | 杨希义( 225 ) |
| 《宋史·夏国传》宋西夏交聘史料补正·····  | 顾吉辰( 226 ) |
| 叶适著作版本考及其他·····         | 周梦江( 244 ) |
| 《元史·陈孚传》考证·····         | 徐三见( 252 ) |
| 《四库全书》采辑《永乐大典》本数量辨····· | 曹书杰( 256 ) |
| 王静安遗文证补·····            | 佛 雏( 261 ) |
| 段注补疑·····               | 陆锡兴( 267 ) |



# 闲庵文录

张舜徽

## 李审言先生遗集序

自汉以上，文与学不殊途。绩学者无不能文，能文者莫不有学。太史公尚矣，以千古史才，而为文有奇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后遂未有能学步者。他若司马相如、扬雄，虽以善于辞赋有名当世，然皆小学名家，各有专书传之来叶。东京张衡、蔡邕之俦，词藻瑰丽，学绝等双。斯皆文质彬彬、卓尔不群者也。魏晋以来，始有能文而无学者，亦有绩学而不能为文者。繇历千载，文与学遂离为二。能兼之者，代不数人。才之求全，若是其不易也。余平生涉览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十数家耳。下者乃至辞不达意，莫由抒其所学。焦理堂《家训》有云：“不学则文无本，无文则学不宣”。盖有感于末流之弊而发，非徒教其一家子姪已也。扬州李审言先生兴于清季，精于选学，能为沉博绝丽之文。早蜚声于士林，为长老所推重。余往者尝于《国粹学报》中读其所为论学之文，而深服之。后又得见其《学制斋骈文》及《媿生丛录》，复钦其学问渊邃，非当时文士所能逮。顾以未得读其全书为憾，于一家学术不敢有所论列。故余所著《清人文集别录》及《扬州学记》，均不及之。非遗之也，以于先生之学，所知不多，不敢妄加窥测也。先生之学，一遵其乡先辈遗规。仪徵阮伯元尝为《文言说》，力主词之饰者乃得称文之义。而江都汪容甫为文，託体甚高，陶鎔汉魏，自铸伟词。辞旨之美，允非并世经师所可及。先生于阮氏之学，服膺无间；于汪氏之文，研绎尤勤。渊源有自，不可掩也。故先生之学之文，醇粹渊雅，卓然为晚清大师。世徒推尊其骈文之美，固未足以知先生也。其嗣君稚甫教授，自少趋庭受教，能读父书。学成之后，都讲上庠，声名藉甚。余虽未从奉手，固已心焉仪之。近忽简札先施，殷勤以序其先人全集为请。余弥叹其抱守遗书汲汲力谋刊布为不可及也，因为论及古今文与学分合异同之故，以见先生兼擅其才为不易，并质诸世之绩学能文者以为何如也。一九八二年十月二日张舜徽。

## 罗雪堂学术论著集序

并吾之世，有绩学者旧曰罗振玉先生，字叔蕴，号雪堂。藏书盈庠，著书满家。传印秘籍图录以及甲骨金文、遗碑坠简之属，不下数十百种。嘉惠士林，沾溉无尽，驰声遐迩，为海内外学人所钦服，享盛名垂五十年。舜徽自少虽好读其书，顾不获褰裳奉手，又未尝通一纸



之间，于先生固相知而不相识也。先生之学，上绍乾嘉诸儒遗绪，以文字训诂植其基，乃进而治经史金石碑版，有所得辄记之。年甫十九，即刊布所著《读碑小笺》及《存拙斋札疏》，考订精核，惊其长老。德清俞樾，江宁汪士铎，并当时硕学鸿儒也，钦其年少才美，交口诩誉之。汪既为《札疏跋》以申其赞慕之意，俞复采《札疏》语入《茶香室笔记》。由是名始噪，益辛勤治学不少懈。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锲而不舍，以从事于考证，发为文章，日以弘富，近世学人述造之丰，盖未有能过之者也。

先生自著书外，一生好辑书印书，而传古之功，居当代第一。始在清末，龟甲出于洹上，先生既为丹徒刘氏选印《铁云藏甲》，复自行搜集，所获益多，悉影印以公诸世。后又推其法以理董金石刻辞，使三代吉金文字、历朝各类石刻，粲然俱登于册。俾考古之士，不俟旁求，而文献并在，学者便之。至于熹平石经、汉晋木简、敦煌佚书、西陲石刻之整理，为内阁大库档案之保存，以及多种丛书之辑印，至老忘疲，厥功尤伟。使无先生传印之书，则有志考古者靡所取材，无由以开近百年来学术研究之风。先生竟以一人之力，导夫先路，此其所以卓也。

顾先生于古文字、古器物，不仅好之聚之、辑录之、传印之而已，复能出其所学条理之、考证之，撰为专著、论文、札记、题跋之属以自抒所得。为文峻洁有法，无支蔓之辞；分释名物，不病繁琐。治甲骨金文，尤能创通大例，晓人以从入之途。好读其书者，知其学有根柢，语无虚发，相与敬重之无异辞。嫉恨之者，则无端而攻诋之，至谓某书实出其手，非其所自著。物忌太盛，不足怪也。抑先生仕于清季，年尚少而位不显，清社既屋，眷念故主，随诸遗老后，谋复辟以行帝制。晚节末路，为世所嗤。论者或谓世既薄其所为，因以轻其述造，理或然矣。吾独以为士有百行，足以功过相除。附和帝制之愆，固不能掩其效力学术之功，尝为文以张之。世人善于知人论世者，尝分别观之也。

舜徽年十八九，旅居京师。博访通人，多识长者。偶游厂肆，得先生早岁著述数种读之，辄欢喜赞叹，目为清学后劲。时先生方居津沽，深以未及一见为憾。近十余年来，始得交其季子福颐先生及豕孙继祖教授。文质彬彬，能传家学。每邂逅叙谈，辄谋所以传先生于不朽者，舜徽则谓拓印影照之籍，部帙浩繁，各有专编，无烦重布。至于文集、笔记、书札之属，包纳甚广。一生论学之语，考证之文，多在其中。亟宜校勘编定，汇为一书，可名之曰《雪堂学术论著集》。此编若成，则先生学术渊源，治学次第，与夫理董故书之伟绩，籀绎旧典之灼见，悉在其中矣。两君闻而颺之。未及始事，而福颐先生下世，继祖教授乃起而引为己任。搜罗已刊未刊诸稿，精心校订。亦时与余笺筒往还，商榷义例，并以序言为请。余于雪堂之学，素所钦服，因举其犖犖大者以弁其端。其他辨证之语已数数发之于吾文者，兹皆不复及云。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张舜徽书于武昌，时年七十有五。

## 《广韵疏证·序例》

赵少咸 遗著

### (一)《广韵》版本

今世《广韵》通行版本，有大字小字之别，注文有完整删略之分。张氏泽存堂本，黎氏《古逸丛书》本，曹氏诗局本，皆大字本也。《古逸》本杨惺吾“跋”，谓为泽存本所从出。今考两本行款尽同，然所记每页字数同者仅一页（上声第七页），刻工不同者三十四页（上平声六页：八，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五十七，五十九。下平声四页：三，十二，三十四，四十二。上声十三页：十四，二十七，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去声六页：一，二十一，二十八，三十六，四十九，五十四。入声五页：三十四，三十六，四十四，四十八，五十。），其差异也如此，似未可强谓之为一本。黎氏遽用张本改易文字，自不合理，杨惺吾议之，是也。幸附校札于末，尚存其旧。今仍附载于末。

曹氏诗局本，异于张、黎二本者四：各卷韵目前，《广韵》某声上俱有“宋重修”三字，一也。卷中韵目提行书，下注独用或某某同用，下又重书韵目某（“一东独用”四字，则单占一行。）凡同用之韵，顺次续书。韵目之首，俱戴以白鱼尾。而《三萧》则提行，去声《十五卦》，入声《十四黠》以下，每韵俱戴以白鱼尾，而去声《二十四焮》复无，二也。平、上二声独用、同用，与他本悉同，《声韵考》备举之。杨惺吾《跋宋刊钜宋重修广韵》曰：“此本文第二十独用，殷第二十一独用。”今曹本卷中问、焮各注“独用”，与其例同，是去声别为一宋本，三也。曹本入声注文，尤简于内府本。即如“屋”字，内府本作“乌谷切。舍也，具也。《淮南子》曰：‘舜筑墙茨屋’。《风俗通》：‘屋止也’。亦虜复姓，《后魏·官氏志》屋引氏。”曹本作“乌谷切。舍也，具也，止也，亦姓。”是入声别为一宋本，四也。顾千里《思适斋集》十四《书宋刊〈广韵〉后》曰：扬州诗局所刻平上去皆足，入声则节注，与家亭林刻节注本不相同，乃别配一宋本。”是曹刻之详者、节者，皆为宋本也。其《书元本〈广韵〉后》，则曰：“曹藏宋刊第五卷配元刊者，局刻之祖也，亦明内府刻及家亭林重刻之祖也。”与“书宋刊后”语相矛盾，又与此下文云“局刻所配入声，疑宋代别有略本流传如此”一语，亦不合矣。顾氏亲见有曹棟亭图记之宋刊，不凭之以校诗局本中，孰是依宋刊，孰是从张改，一一载出，令读者昭然，今但以“反依张改”四字之空言，抹杀事实，似乎不可。商务印书馆影印涉园藏本，注文行减三字（张本俱二十七字，涉园本则为二十四字。），韵韵接书，韵首盖以黑鱼尾，讹漏比上诸本更甚。王静安“校记”，尚有未及者。此四本注文皆完具，其注文删略者，如《古逸丛书》中泰定本，

《小学汇函》中明内府本等。沈子敦《书内府本〈广韵〉后》，历举其引书与重修本相较，有不当删而删者四类，并云：“细心校勘此本注文，实就重修本刊削而成，形迹显然，毫无意义，盖最不足取。”

今用黎本为底本，取余本及群籍相校。若黎本是而他本非者，则不置辞；与各本或有异同，始引证以订正之，庶明见其所由，而示其确然可信焉。

## (二)《广韵》命名

《困学纪闻》八云：“隋陆法言为《切韵》五卷，唐孙愐有《唐韵》，今之《广韵》，则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书为一，或谓《广韵》为《唐韵》，非也。”作《纪闻》注者多家，俱未明言其故。考王观国《学林》三“聊胶”条云：“《广韵》，陆法言等诸贤士，裒集古今姓氏谱牒、天文、地理、经史百家之书而类之，为可信也。”以此足明观国并未亲见陆氏《切韵》，徒以《广韵》“敕牒”后，首题“陆法言撰本”，又云“以上八人同撰集”，又载《切韵序》，遂以《广韵》为法言所作。观国博学多闻，犹有此失者，直由《广韵》首无元陈彭年作书之序，与习俗之例相乖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小学，《广韵》五卷，右隋陆法言撰，其后孙愐加字，凡四万二千三百八十三。案此数为孙愐《唐韵序》所称，非孙愐增加《切韵》之字数，岂非合三书为一及谓《广韵》为《唐韵》耶？公武亦多读古籍，而亦混误不分者，岂非南北宋之际，学者所读，惟有《广韵》，故多混一之谈耳。案《封氏闻见记》谓法言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广韵》卷首题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以证孙愐《唐韵》总加字数，其兼举大小字数而言，非单指大字也。《玉海》四十五：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本陆法言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是未改名之前，《广韵》原名《切韵》，则宋人谓《广韵》为《切韵》者，实有其由。

尝取《希麟音义》中引《切韵》之文，与《广韵》相校，其引《切韵》共六百二十三条，音训全同《广韵》者二百六十二，音同训异者二百一十一，训同音异者六十七，音训俱异者八十三；称陆氏《切韵》者一（《秘密陀罗尼经》上：飞蛾，上甫非一误“非”一反，陆氏《切韵》：飞翔也。），《广韵》者十三，孙愐《广韵》者一，此岂《切韵序》前所称“孙愐增加字”者耶？在希麟之前，《慧琳音义》二十一载慧苑《华严经音》，其引《切韵》者九十六条。如云“纵，即容、子用二反，《广雅》作从，《切韵》唯有纵、纵、纵三字，”今《广韵》即容切亦无从字者，其依《切韵》之例耶？又云“慢，莫晏反，《切韵》欺为谩，缓为慢，”今《广韵》谩晏切“谩，欺谩，”而慢无缓训。是《广韵》有从《切韵》者，亦有不从者矣。又曰：“魁，苦回反，《切韵》师也，”今《广韵》亦作“师”，是与《切韵》同误也。《广韵》与《切韵》同者多，异者少，是可谓之根据《切韵》矣。胡身之《通鉴注》自百五十九卷后，多引孙愐曰，或称《唐韵》，文与《广韵》多同，因有《唐韵序》而遂如是名之耶？身之自不能亲睹《唐韵》也。

今《广韵》大字与卷首所称，则少一千二十字。检《广韵》正文、注文，间有不相应，斯由二字注文并合而削去其正文。今当析离注文，补出正文，即此增加，亦仅得十二余言。若计其因形误而衍之正文，已近六十，删此所衍，则正文当更少矣。是所少之一千二十言，

其故无由明，亦无理以补之也。又今本注多一千四十字，若删上文形误之五十八，其注文仅多百数十字，相去实远，亦难说明注多之故。此或如韵目切语与卷内切语用字不同，俱是钞袭旧文，未曾加以检校耳。

### (三)《广韵》分部

昔戴东原《答段若膺论韵书》曰：“呼等同者，音必无别，如《一东》内一等字与《二冬》无别。”是语也，证之《广韵》则验。如《广韵》古红切有攻，古宗切亦有攻，徒红切有麤，徒冬切亦有麤；红在《一东》，宗在《二冬》。是凡字之形同义同，其发音等呼又复相同者，则其读音必无二致也。再证之陆德明《释文》。如《诗·蓼萧》“浓，奴同反，”《广韵》同在《一东》，浓在《二冬》。《礼记·聘义》“琮，才工反，”《广韵》琮在《二冬》，工在《一东》。《尔雅·释草》“颧冻，谢（嶠）音乐，读者亦音冬。郭云‘欵冻也’。案《本草》云：‘欵冬，一名颧冻，一名氏冬。’”案《类聚》八十一引郭讚云“欵冬之生。”一人之作，冻、冬互用，是在六代时，东、冬无别，已与今同矣。即在唐代，《玄应音义》九：“宗，子同反，”十一：“脓，奴公反。”复证以《慧琳音义》各卷中“脓”字音亦然。如卷一“奴红反，”卷二“奴公反”，卷五“奴工反，”卷四十“乃公反，”八十一“奴东反，”《广韵》宗、脓在《二冬》，同、公、工、红、东俱在《一东》，其例与《释文》同。黄公绍《韵会》依据《广韵》东、冬二韵各注“独用”，然其卷首之“蒙古字韵音同”条，汇写攻冬形农封丰逢宗稔饕钟冲踵春醅罅碯泽驪等纽，其韵所在位俱注“公”字，与《东韵》公空等二十四纽其韵字所在位俱注“公”字同。其卷中驪字注末云“已上属公字母韵，”亦与笼字注末云“已上属公字母韵”同。又于《钟韵》恭罃蚤颧纵从松重邕胸容龙茸等纽，其韵字所在位俱注“弓”字，与《东韵》弓穹九纽其韵字所在位俱注“弓”字同。卷中茸字注，亦云“已上属弓字母韵。”《洪武正韵》即并东、冬、钟三韵为《一东》，《音韵阐微》复师平水韵，又立一东、二冬之目，然冬韵切语下字，俱用翁邕等字，其形式亦同《韵会》。是戴君之语非虚，此义当立，确乎无疑矣。

然《答书》又云：“盖定韵时，有意求其密，用意太过，强生轻重，其读一东内一等字必稍重，读二冬内字必稍轻，观东德红切、冬都宗切，洪细自见。”案东冬红宗在等韵图俱为一等，苟谓德红稍重为一等，都宗稍轻，自不得再为一等。然考戴氏之《声类表》卷三，合口内转重声，其义与等韵图之一等同，而东冬二韵诸字同次第序立于诸格中，实无稍轻稍重之迹，稍重自为一等，稍轻即当为二等矣。果为二等，则冬韵但当有舌上无舌头，有庄初床疏无精清从心。今冬韵之纽，适与之相反，自与东同是一等，绝不能再有差异。则所谓“稍轻”者，盖空言耳。又如《诗·旄丘·释文》“戎，如字，徐而容反。”案徐音是《左传》作“虬茸”字。考《左传·僖五年·释文》“茸，如容反，又音戎。”而容、如容一也。（《释兽》“茸，而容反。”《说文》徐铉音：戎，如融切，茸，而容切；《广韵》本之。）是在《释文》时，茸、戎二字切语已如此刻定，则可谓戎、茸异音欤？曰不可！《诗毛传》《蒙戎以言乱》，《左传》杜注：“虬茸，乱貌，”则戎、茸俱非乱也之正字。《释文》作音，例以他书互证，明其音义，故《诗》用《左传》，《左传》用《诗》。若戎、茸果异读，则无由取以互证。原三韵之所以分者，俱以切语下字相异，东韵洪音为东红公三字，緡

音为终戎融弓宫中六字；冬韵为冬宗二字；钟韵为钟庸容封恭凶六字。反语之用字既不同，故遂依以分隶，攻麤之所以并见于东、冬二韵者，直以是故，未可以音相差异别之。如《庄子·盗跖·释文》：“逢，本又作缝，扶恭反（恭，钟韵三等），徐扶公反（公，东韵一等），又音冯（冯，东韵三等）。”此虽异等，疑其时公、恭已同读，与今与异，而逢、冯之读，亦复相同也。

戴君又谓六脂内三等字与八微无别，证之《广韵·六脂》：“隗，居追切，藟，丘追切。”《八微》：“隗，举韦切，藟，丘韦切，”是戴说可信。又案《尔雅·释诂·释文》“尼，谢羊而反，”吴承仕《辨证》云：“谢驩所见本作尽，与夷同音，其作羊而反者，当时脂、之已不能明辨，诸家每多错互耳。”吴氏此语，验之《释文》，确然可信，举是以观《释文》，凡切语下字与《广韵》韵部相异者，皆其时读音已相混同。如祁《广韵》在《六脂》（祁从示声，在脂是也。），而《诗·七月》“巨之反”，《大田》“巨移反”，《左传昭二十三年》“一音巨支反”。又如《释鸟》“脂音之”，《周礼·鼈人》“鼈音夷，又音移。”若支脂之微四韵读音果皆不同，则直音与反语，何为混用若斯？而陆氏具存而不论者，正以其读音无别。戴君但云脂微者，殆从段玉裁以脂微为十五部，与之、支异部，遂不并举欤？其实非也，六代之音，本与《诗》《骚》异趣。

依上文诸例，求于《释文》，呼等同者音必无别，固如是矣。其实呼等不同者，音亦多混。《广韵·五支》吕支切有謫骊騫，《六脂》力脂切有犁黎，《十二齐》郎奚切并有此五字。又《六脂》房脂切有臄，《十二齐》部迷切有臄。《五真》力智切有癩籬荔籬，《十二霁》郎计切并有。再举之《释文》，如《诗·采菽》“滉，匹弊反（祭韵三等，《广韵》匹备切至韵。），徐又芳计反（霁韵四等，《广韵》匹诣切，《韵会》匹世切，音与譬同，又匹备切。）。”《皇矣》：“媿，普惠反（霁韵四等），郭璞音譬（至韵三等），《字林》匹地反（同上）。”是三四等韵之相混者。而一二等韵亦复混同。如《周礼·春官叙官》：“鞮，戚莫拜反（夬韵二等），刘李音妹（队韵一等，《韵会》鞮又莫佩切，音与媚同。）。”是一二等韵之相混者。又在一三等韵亦复相混。《广韵·灰韵》鲁回切有瓠，《脂韵》力追切有瓠。案之《释文》，《周礼·鼈人》：“鼈音雷（灰韵一等），或郎追反（脂韵三等，《韵会》支韵累、灰韵雷，其注二字俱云“蚘”。）。”是灰、脂合口来纽读音无别也。

《广韵·臻韵》无上、去，戴君《声韵考》以隐韵之𪔑（仄谨切，庄纽）𪔑（初谨切，初纽）为之上，以震韵𪔑（初覲切，初纽）为之去。案隐之去实为焮，震之上实为軫。据此则軫隐震焮之读实同，故切语下字不相承。再证之《释文》，臻韵诸字，反语下字多用巾、人、《广雅》曹音亦用巾、斤，《慧琳音义》乃间用臻、洗、洗，《说文》鉉音始如《广韵》。依《释文》曹音切语所用下字，则臻韵诸字俱当在真。必自《唐韵》始立臻部者，以所用字非真韵也。再去声《十九代》慨愷效鎧閻𪔑六字俱苦盖切，案盖在代韵，而《说文》鉉音效𪔑俱苦盖切，《慧琳音义》七十六“鎧苦盖反”，是《广韵》苦盖切之音，实本于旧，未可以为误也。又此六字中鉉音亦有不同，如慨音古溉切，鎧閻俱从上声苦亥切，是一人一书之作，而可泰代二韵互用，足见其读音之无别，则泰代二韵亦可谓为同音矣。戴君云凡呼等同则音必无别者既如彼，今又证明不同等而读音亦同者又如此，是《广韵》虽分二百六部者，实无二百六不同之读也。戴君虽有此语，于读既同而又复分部之故，未能加以说明，请举《声韵考》卷一所载戴君之语以明之。戴君云：“未有韵书，先有反切，反切散见

于经传古籍，论韵者博考以成其书，反切在前，韵谱在后也。”是编韵书者，汇列所有切语，因其下字之同异，而分出其相异者，别立为部，如前所举形义同音读又同，而分立为异部者，正足以显明此理，则《广韵》必无二百六部之异读者，更足以确然而定。况一韵之中，有开合或洪细之不相同者，其读音自不可谓之曰同。如《广韵·一东》有公（洪）弓（细）两类，《五支》有羈（开）妨（合）二类，自当依以分析，则韵部又当增加，如是又不止二百六韵矣。

韵类之分，《四声切韵表·凡例》言之曰：“分韵之类有三，一以开口、合口分，一以等分。”又曰：“凡三等唇音，轻重不兼，有轻唇而复有重唇之明母者，惟尤韵之谋字，屋韵之目牧等字，肿韵之鹤字，三等之变例也。”此说皆是。《广韵·东韵》瞢莫中切，《送韵》瞢莫凤切，江君缺而未举。《凡例》又曰：“一以古今音分。”此江君自谓其书之分类，非指他书。所谓古今音者，谓就一韵一切之内，从其字之声旁而别之以古。如支纸真三等开口呼“表”注云：“此类古通歌哿箇。”又三等合口呼注云：“此通戈果过。”江君此语谓支韵中有歌戈诸韵之偏旁，在读古音时，当依据歌戈诸韵中纽位读之，即可以定经籍中之古读。支韵之外，又有虞麌遇注云：古通侯厚候、尤有宥。先銑霰质注云：古通真軫震。萧篠嗽注云：古通尤有宥韵中之通侯厚候者。麻马禡麦二等开口注云：古通歌哿箇。合口呼注云：古通戈果过。其麻马禡陌注云：古通模姥暮铎。其麻马禡昔三等开口呼注云：古通鱼语御药。庚梗敬陌二等开口、合口俱注云：古通唐荡宕铎。其三等又注云：古通阳养漾。尤有宥屋注云：古通之止志。江君所谓以古今音分者，仅此诸韵而已，其余则无有古今之异。诗骚之韵，自与今异；汉魏之音，则与今同。《广韵》哀集旧切，凡诗骚史汉之协音，未尝一载，以知《广韵》本无古读明矣。近世黄君季刚举《广韵》平入九十一韵编以古今之名，分别命之，与江君异趣，而与《广韵》实情亦殊矣。

#### （四）《广韵》同用

顾亭林《音论》云：“意所谓一东二冬三钟者，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而小字注云‘独用、同用’，则唐人之功令也。”顾君虽有此语，而未举出明证。戴东原《声韵考》一云：“《封演闻见记》二云：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闰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又云：“独用同用之注，则唐初许敬宗所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也。”自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以下，谈独用同用者，皆从戴说。及至近代章黄论韵书中，列举群证，以破许敬宗奏定之语。（见一九三三年《金陵学报》）其言是矣，然未说明制定独用同用者，果为何时何人。《玉海》四十五“景德新定韵略”条：《韵略》五卷，景德四年龙图阁待制戚纶等，承诏详定考试声韵，纶等以殿中丞丘雍所定《切韵》同用独用例及新定条例参定。依此，则定独用同用者，是宋之丘雍，而非唐之许敬宗也。敬宗是并合音近韵者，而非根据唐人诗赋用韵之规律，以为考试者之程式。《声韵考》卷二明载《玉海》此条，而卷一反用封氏之说以为同用独用之注解者，无亦惑乎顾氏唐人功令一语欤？虽引用《玉海》此条，竟未暇致思也。

意丘雍所制为考试而作，其例必为士子所习诵者，今就《杜工部集》中用元魂痕韵之作，以示其律。《杜集》中元魂痕三韵同用于一篇中，其繁者，如卷十二《客居》之根痕在

痕，魂存门奔尊论孙村昏坤吞在魂，翻源藩援在元。又卷十八《别李义之》，其门昆孙温论敦坤存奔蒜魂罇殮吞在魂，恩痕根在痕，烦源轩翻在元。若其简者，如卷七《萧八明府处觅桃栽》，只三韵，其根在痕，村在魂，园在元。又卷十五《瞿唐两崖》共四韵，其门尊在魂，根在痕，园在元。无论诗之繁简，都备具三韵之字，岂唐代长安口语之音如是耶？曰非也！考玄应、慧苑、慧琳、希麟等音书之作，无一条反语如是；徐铉所用孙恂音切，亦不如是。是元魂痕三韵之名为同用者，对于口语，实不相干。即以今读论之，元韵开口之影纽为焉，合口为鸳；魂合口也，其影纽为温；痕开口也，其影纽为恩。审其开合洪细圆唇之状，迥乎不同，故切语中无此三韵混合用字之痕迹也。再证之《文选》，则有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用门扃繁敦樽翻媛猿嗽吞存魂论等字，王微《杂诗》用轩言门温园昏怨论等字，王僧达《和琅琊王依古》用源言樊园根昏魂怨等字，鲍明远《东武吟》用諠言恩源奔温存论门猿怨猿轩魂等字，江文通《杂体诗》用门魂源恩尊轩言门园等字。是在宋齐梁时之诗，元魂痕三韵之混用已如是，唐宋作者，不过依仿而为之，丘雍遂据之名以同用耳。若谓元魂痕之同用由于韵窄，案痕韵只十五字，诚为韵窄，而元韵有一五九字，魂韵有一五七字，俱不可谓为韵窄。是元魂痕之为同用，不可指为即许敬宗所谓韵窄，乃六代以来作诗之习俗也。

又如虞模同用，而鱼虞不同用者，皆须以唐诗用韵规律解释，未能用口语说之也。又《广韵》十五灰十六哈同用，合于今之口语，然在三百篇，灰哈绝无同用在一章者，若杜集中灰哈同在一篇者则多矣。又支脂之三韵同用，亦符合口语。《六书音均表》卷一《今韵同用独用未允说》云：唐以前支韵必独用，举周兴嗣《千字文》、庾信《杨柳歌》，云“不杂脂之一字。唐人之谨守六朝家法者，惟杜甫近体诗，”即举二十八首之目以明其实。”然案五支全韵五百余字，近体诗一首用韵仅四字或五字，自无有出韵之嫌，若在其古体诗中，支与脂或之合用者有二十一首，亦不为少。盖支脂之三韵，分用在三百篇中固如是，然《小弁》五章脂韵之雌，已与五支之伎枝知同居。若《周易·系辞》、《国语·周语》，则更合用矣。独立五支以为周秦韵文规模，此自段君卓识，然欲以之概括六朝及唐代之韵文，殆有所不可欤？《孟子》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段君但举杜诗之近体，而不涉及其古体，亦因其古体诗中，固有支与脂之合用者矣。

### (五)《广韵》反切

《广韵》采录旧说，多以音义兼举，故有读音同而反语用字相异者，仍析之为二纽。试举《五支》韵中以证明之：如见纽有媯（居为切）黠（居隋切），溪纽有虧（去为切）颯（去随切），群纽有奇（渠羈切）祗（巨支切），邦纽有陂（彼为切）卑（府移切），滂纽有敏（敷羈切）曠（匹支切），并纽有皮（符羈切）啤（符支切），明纽有糜（靡为切）弥（武移切），晓纽有麾（许为切）隳（许规切）。以上八纽，惟弥音不见于徐铉《说文》音，余皆用铉本切语。《广韵》因袭旧文，以其用字不同，故兼存之而不敢擅合。《集韵》亦如是，《五音集韵》始用等分以上八纽为三等四等，似乎合理。然支韵精纽合口有厘剂驪三音，五支是三等韵，其齿头俱但为四等，则厘剂驪当如何分等欤？厘在《经典释文》反语下字俱用规，合口字也。《手鉴》与《说文》铉音俱作姊宜切，《切韵考》因列于开口，殊



不知垂声之字无读开口者，仍当列合口为是。剂，遵为切，虽未见于群籍，案《周礼·小宰·释文》子随反，《尔雅·释言》即随反，其例正相当也。驩，子垂切，见《手鉴》。是此三字之音，实不可再以等分。返观五支见溪等纽之同音切语用字异者，亦不当以等分之矣。《七音略》以驩列三等，则侵占照纽，终无以安置厘字而削去之。因知用等韵规律以解《广韵》切语，实有难通者矣。

《广韵》同音而有二三切语者，其根据旧籍乃如是，已详言矣。复有《广韵》部目切语用字，亦有与卷内不同者。如上平十七真（部目职邻切，卷内侧邻切），案职真俱在照纽三等，而侧是二等字。江慎修《四声切韵表》（切字母位用字于審纽下注）云：“照穿床审四母二三等不通用。”既不通用，则用职者，决不可用侧。《切韵考》亦分职侧为二声类，后人遂命为庄与照矣。然侧邻之音，实本于徐铉，不慎真字，《说文》禛唇龔馗俱侧邻切也。（《广韵》真纽不录馗字）又如去声十七夬（部目古迈切，卷内古卖切），案卖在卦韵，《说文系传》卖作迈，徐铉音作卖，是卷内用铉音也。若因《广韵》卷内多用铉音，即以之为本于孙愐《唐韵》者，（徐铉上书云：“孙愐《唐韵》，行之已久，并以孙愐音切为正。”）是又不然。《说文》卷五夬下段注云：“大徐用孙愐《唐韵》为音，而不必尽用《唐韵》，如此字《广韵》入泰（从会之黄外切）不入真（从辰之植邻切）可证。”粗计《说文》铉音于同音而有二三切语者，约百二十余事，想《唐韵》必不如是琐琐也。综合韵目与卷内切语用字不同者，上平声七（真淳臻文欣元桓），下平声四（萧宵戈侯），上声十九（语蟹骇贻軫混很旱潜铣篠皓养迥厚敢忝俨檻），去声二十七（用真至志遇御央代震问焮恩恨翰换霰效号漾宕映劲宥候幼鉴梵），入声七（屋末铎昔职合叶）。《广韵》二百六韵部目切语与卷内相异者，计六十四条。足明《广韵》取音，非尽由《切韵》《唐韵》，而兼采音训诸书，一也。部目切语不误，卷内反误者，意部目取之其他韵书，卷内则根据其所引用书，二也。切语用字虽误，修韵书者仍之而不校改，足见其真实钞录，不妄变易，亦由切语之读，知者已少。昔唐开成中，唐元度作《九经字样》，已云避以反言，纽以四声，定其音旨。是其时学者，已不能明反切之当如何读，故毅然改变其制。徐锴作《说文系传》，朱翱改作其切语；丁度作《集韵》，皆改类隔为音和者，俱由不能读旧来切语也。切语原于读若，读若之例，固为同音，而其为双声为迭韵者亦复不少。斯切语上字但为位同之双声者，如舌头舌上互用，重唇轻唇互用，齿头之精庄互用者，皆取其发音相近似而已。

## （六）《广韵》四等

《广韵》之开合韵各分四等，此实读者自审各韵洪细之情状而为之立名耳，本不足怪，而陈氏《切韵考外篇·后论》于此深致疑词者，殆未明乎等韵分等之所以然也。《广韵》在一二四等韵中，其切语下字鲜有用他等中字者，因此一二四等图中，遂无出等之嫌，自可不设门法。惟三等韵中，辄有庄初床疏之二等，以此四纽，在二等韵中切语下字全用二等，而在三等韵中，此四纽之切语下字，则多用三等，甚或用四等，为例不一。等韵中之“正音凭切门”，正为此设。《后论》云：“东韵弓字三等，崇字锄弓切，则二等矣。”按崇用弓，正合此门法。又“脂韵”师，疏夷切，夷在四等而亦可用，亦合此门法。二等四等既与三等异，其所以不各居一部而合为一韵者，以崇、师前后切语下字俱用弓和夷也。《声韵考》谓

未有韵书，先有反切，推引其旨，则是已有字母，然后制等韵图。制图者将韵中诸纽字，依字母排列，四等之制始彰著。由此推拟，反切之制，在魏晋间，当时固无所谓四等也。《后论》云：“切语以二音譬况一音。”即云譬况，可知但谓其音相近似而已，是以三等韵中切语下字，或非同等。制韵书者，遂仍之而不改，以供读者参证。其后制图自相承袭，于反切用字有出等之嫌者，乃作门法以声明之，不敢改易反切以就图之等，是以《玉钥匙门法》中所引切语，多同于《五音集韵》也。

三等韵中又有四等者六纽，即精清从心邪及喻也。陈君《后论》云：“阳韵字皆三等，而将锵牆襄详则四等，因精五母无三等故也。然今论之，皆可改为三等，毫无窒碍，不必立此五母有四等无三等之例也。”案三等有此诸纽者，其洪细与在四等韵者全同。如二仙，三等韵也，其精清从心四纽为煎（子仙切）迁（七然切）钱（昨仙切）仙（相然切），与四等先韵之笈（则前切）千（苍先切）前（昨先切）先（苏前切）等四纽，读音全同，无有洪细之殊，而迁、仙切语下字俱用三等日纽之然字，此正等韵家所谓振救门法。《四声等子》辨振救门云：精等五母下为切（切语上字为切），韵逢诸母第三（切语下字为韵），并切第四，是名振救门法，例（秋，苍忧切）。案忧为三等字，与迁仙二字用然之例正同，即与将（即良切）锵（七羊切）牆（在良切）襄（息良切）详（似羊切）切语下字之良为来纽三等，而羊为喻纽四等之例亦同。陈君徒以切语下字有三等者，遂谓改为三等，毫无窒碍，不知又置仙羊于何等耶？陈君创立系联切语下字以成韵类之说，如其所言，正见其龌龊而违实状也。

三等韵之四等，除上所举六纽外，而等韵图之三等，牙唇喉三类，每又有列于四等者。以五支韵论，如奇渠羈切，祇巨支切，同在群组。又如妨居为切，藤居随切，同在见纽。又如虧去为切，闕去随切，同在溪纽。又如摩许为切，隄许规切，同在晓纽、合口；牺许羈切，迤香支切，同在晓纽、开口。又如跛彼为切，卑府移切，同在邦纽。又如铍敷羈切，跛匹支切，同在滂纽。又如皮符羈切，陴符支切，同在并纽。又如糜靡为切，弥武移切，同在明纽。凡此诸切，俱取自《说文》徐铉音，等韵家皆以其在上者为三等在下者为四等。案凡四等韵俱无群组，则群不当为四等，是奇、祇同为三等也。若必以二字中一为三等，一为四等，则支韵精纽有厘姊宜切，剂遵为切，騷子垂切。案《尔雅·释山·释文》厘姊规反，规是合口，则厘剂騷是三合口矣，将何以分别其等耶？《切韵考》以厘贲俱为开口，从姊宜切之读，是厘贲亦无等可分。以是推论，其余二字并见者，亦不可以三四等强分之也。凡同音而有二三切语者，盖由反切用字相异，《释文》诸书既兼载之，编韵书者亦遂并存而不废也。然等韵图一格仅容一字，于韵书并存之切，则寄之于他格，非等异也。论者或疑而不信，今试观《指掌图》十八禅纽：二等平声有熬，上声有俟。案《广韵·七之》熬俟皆切，此本《说文》铉音。然《诗·白华·释文》熬士其反，《尔雅·释言·释文》作仕其，《文选·幽通赋》注云：旧音俟缩，则仕士俟发音同，是熬当在床也。《指掌图》列熬于床，以菘是士之切也；列熬于禅，与列俟于禅正同，皆寄也。图中之纽，既可以寄，等之有寄，又奚疑哉！

《后论》言后来分等之意，曰：“古人但以韵分之，但以切语下字分之，而不以上字分之。”此语殆有未了，等韵门法，本有凭切之法，如正音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寄韵凭切皆是。正音凭切者，谓照穿床审四纽切语上字二三等不通用，故上字即与所切之字同等，而下字每多不同等。如去声《四十禡》柘、之夜切，赧、充夜切，射、神夜切，舍、始夜切，之、柘、充、赧、神、射、始、舍俱三等，夜则四等。今欲定柘、赧诸字之等，自当